

农村演唱节目

163

投紅軍

杨祖德改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旧社会残酷的阶级压迫，逼得广大贫苦农民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受剥削受压迫的穷苦人民，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广济县农民杨祖德改编的这个剧本，就是写的一个苦大仇深的长工周铁牛，在红军地下工作人员的启发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决参加革命的故事。

投 紅 軍

杨祖德改编 封面画丁 钧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 332 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 1 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620×864 毫米 $\frac{1}{32}$

印张：1 $\frac{5}{8}$

字数：20,000

1965 年 11 月第 1 版 196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0 册

统一书号：T10106·600

定价：(5) 0.11 元

投 紅 軍

(戏 曲)

广济农民楊祖德改編

時間：一九三〇年秋末。

地点：南方山区。

人物：

周铁牛——男，大地主王有道家长工，23岁。

张冬妹——女，大地主王有道家佣人，18岁。

刘医生——男，红军侦察员，28岁。

贺疯子——男，伪县保安团特务队长，35岁。

李八姐——女，红军联络站联络员，30岁。

王有道——男，恶霸地主，50多岁。

第 一 場

〔幕启：舞台正中间一间茅草牛棚，棚内一草铺，铺上有一床旧麻袋縫制的被子。舞台左首

是王有道家瓦房大屋，只露出一面围墙、几株大树；右首一条通南北大道，远处有山。此时，黑云满天，黄叶飒飒，寒风呼呼，昏天黑地。周铁牛蓬头垢面，鼻孔流血，衣服破碎。两个狗腿架着他从左首走至门口，猛力一推，铁牛倒地，狗腿跑下。静场片刻，音乐起，幕后歌声：

昏天黑地无太阳，
地主恶霸逞疯狂，
他们把农民不当人，
千百万周铁牛遭灾殃。
天暗地黑看不见路，
何年何月出太阳？
有朝一日太阳出，
光芒万丈照四方，
千百万个周铁牛，
定把那地主阶级消灭光！

〔周铁牛被歌声唤醒，感到身体剧烈疼痛，爬起又跌倒，见地上有血迹，看看遍体伤痕，破衣，用手抹脸，鼻血沾手，吃力地站起，仇恨使他浑身颤抖，怒火冲天。〕

周铁牛：（唱）人说豺狼最凶恶，

王有道比豺狼狠十分，

他把长工当牛马，

他把长工不当人；

我有仇、我有恨，

仇恨不报誓不为人！（切齿地）

王有道！你这个人面兽心的老狗！我周铁牛今生不死，今生就要报仇！你逼死了我爹娘，霸占了我家的坟地，害得我家破人亡无路走！我给你当牛马，累死挨饿给你干活，你还是无情地折磨我。今天你毒打冬妹，我不忍心，说了一句公道话，你把我打成这个样子（看身上伤痕）！你……你……等着，我今生……（晕倒）

〔张冬妹手提竹篮，神态紧张，脚步轻悄地上。她是王家女佣人之一，机灵、能干、泼辣。她觉得人世间最能理解她的痛苦的要算周铁牛，他们两人平素说话的机会不多，但各自内心里却埋藏着共同的语言。冬妹走至牛棚门口轻声喊道：“牛哥！牛哥！”见铁牛不语，激动地冲进棚

內，搖鐵牛。

張冬妹：牛哥！牛哥！

周鐵牛：嗯……（蘇醒）老狗日的！我要——

張冬妹：你要么事呀？牛哥！

周鐵牛：我要殺死他！（抬起頭）啊！……是你

……

張冬妹：你好些嗎？牛哥！

周鐵牛：不要緊。你怎麼來啦？身上還疼吧？

張冬妹：疼我忍着。你為我遭毒打，我心里難

過得很。我到菜園里掐菜，順便來看你的

（從懷里掏出幾個饅頭），你吃吧！

周鐵牛：（吃饅頭）不要難過。王有道那根鞭子打

你打我都是一樣疼。你是他家傭人，我是

他家長工，我們都是受苦人啊！你來有人

看見嗎？

張冬妹：沒得。（站起）我去掐菜，中午我再想

法給你送飯來。我扶你到鋪上歇會兒。

周鐵牛：不用，我自己起來。中午你叫小虎給

我送飯，你送飯別人看見會說閑話，又會

挨打的。

张冬妹：我不怕！王有道的鞭子打破我的皮肉，
打不破我的心！你待我那么好，处处维护
我，我就是死了也不忘记你对我的好心！

周铁牛：不怕就好。怕死的人我不喜欢。王有
道害死了我爹娘，我要是不报这个仇，我
周铁牛就不是人！冬妹，你说有么样好办
法能杀死王有道？

张冬妹：（想）我想不出好办法。你还是先躺下
歇歇吧。

〔铁牛躺下，冬妹拉起破麻袋给他盖上。两
人低语。在这同时从右首大道上走出刘医生，他
身穿长袍，肩挂马搭，足蹬布鞋。

刘医生：（唱）白匪最近很嚣张，
调兵遣将要“扫荡”，
城里来了新部队，
扬言要“消灭山窝里共产党”。
为虎作伥的保安队，
白色恐怖布满城乡。
党交重任在身上，
侦察城里白匪情况，

发动群众闹革命，
积极扩大红军武装。
言传地主王有道，
他与白匪保安团长有来往；
王家有一个老长工，
名字叫做周敬长，
几年前我在此地打游击，
曾经得到过他帮忙，
如今若能找到他，
完成任务更有希望。

〔冬妹出门，关门欲走。〕

刘医生：请问这位姑娘，这是什么地方？

张冬妹：这里是王家院。

刘医生：你姓王吗？

张冬妹：我不姓王。我姓张，在王家当佣人。

刘医生：王家有个姓周的长工吗？

张冬妹：有。叫什么名字？

刘医生：周敬长！

张冬妹：（惊奇）周敬长！他……

刘医生：（抢问）他么样？

张冬妹：他死啦！

刘医生：（惊愕）啊！他死啦，有几久？

张冬妹：三年多了。他还有个儿子呐！

刘医生：几大？

张冬妹：（手比）蛮大了，有这高！

刘医生：在哪里？

张冬妹：（指牛棚）在这里。

刘医生：我看看他！

张冬妹：（拦）不行！

刘医生：是何道理？

张冬妹：他身上疼得很厉害。

刘医生：得了什么病？

张冬妹：（抽泣）不是……病，是——

刘医生：是么事？

张冬妹：他被打伤了。

刘医生：谁打的？

张冬妹：王有道。

刘医生：啊！王有道！（旁白）这条恶毒的地头

蛇！（对冬妹）我是医生，让我给他看看吧！

张冬妹：好。（推开门，指铺）喏，那就是他，叫

周铁牛。

刘医生：噢，有骨气的名字！

张冬妹：（走至铺前）牛哥！有人来看你。

周铁牛：（坐起）什么人看我？

张冬妹：（指刘）就是他。

周铁牛：（惊愕）你——

刘医生：我是过路的行医，专为穷苦百姓治病的。

周铁牛：（气）我没有得病，我不治。

刘医生：（明知故问）大哥贵姓？

周铁牛：我姓周，我叫周铁牛！是王有道家长工。

刘医生：（指冬妹）我听她说你被人打伤了？

周铁牛：（恨从心起，奋力站起）我们穷人不是人，端人家碗，受人家管，要打就打，要骂就骂！

刘医生：王有道为什么事打你呀？

周铁牛：唉！话长啊！

张冬妹：（嘴快地）他是为我挨打的。

周铁牛：（对刘）你莫听他瞎说。（对冬妹）你去掐

菜吧！

张冬妹：不。我要呆一会。

刘医生：你说吧，我不是拐(歹)人。我给你伤口涂点药。

〔拿出药物在铁牛身上涂。冬妹在头上拔出针线给铁牛缝缀破衣。〕

周铁牛：(唱)我周家祖宗传一块坟田，
就在这王家垸村子南边。
王有道说我家天生穷命，
不应该把祖坟葬他门前。
说他家祖宗坟葬在“宝地”，
因此上他王家发福无边。
说周坟挡住了王家“风水”，
逼我爹想办法把坟移迁。
为此事王有道多方哄骗，
说地契年代久字迹会变，
要我爹拿给他过目一遍。
我父亲人老实缺少主见，
轻信了王有道蜜语甜言，
王有道说地契纸烂字变，

他愿意用新纸重写一遍，
他还说新地契纸厚色鲜，
它可以保存到几百余年。
我爹爹不识字由他胡说，
王有道把旧契揉成碎片。
过不久我爹爹耕种坟田，
突然间县差人来到田边。
传我爹到县里去见县官，
要不然这坟田没有耕种权。
我的爹在当天赶到县衙，
狗县官命我爹跪在堂前。
我父亲从怀中掏出地契，
狗县官看一眼甩在一边。
说我爹本是王家看坟人，
为何说王家坟地是周家坟田？
当场痛打我爹四十大板，
王有道狗脸上露出笑颜。
我父亲遭受了不白奇冤，
回家来口吐鲜血死得凄惨。
爹死后我母亲伤心过度，

撇下了我弟妹寻了短见。
剩下我周铁牛弟妹三个，
靠讨饭度性命苦海无边。
两弟妹受不了饥寒交迫，
活活的冻饿死实是可怜。
只剩下铁牛我一条苦根，
在王家当长工度日如年。
今早上我为她（指冬妹）说了一句
话，

王有道命狗腿挥舞皮鞭，
没头盖脸痛打我，
我真是仇恨满怀有口难言！

刘医生：周兄弟你真是一个苦人啊！你爹叫什么名字？

周铁牛：（抹目）他叫周敬长。

刘医生：（旁白）周敬长是个好人啊！（回忆地）那一次我送信途中遇见了白匪，是他帮我脱了险境，完成了任务。

〔冬妹和铁牛惊奇地看刘的表情。〕

刘医生：（悲愤）我还时常在怀念着他，想不到

他被王有道害死了！

周铁牛：（同时）这位先生你认识我爹？
张冬妹：你认识周大伯？

刘医生：（点头）是的，我认识他，他是我救命恩人啊！

周铁牛：先生你贵姓？

刘医生：我姓刘。

周铁牛：（追忆）姓刘……（仔细观察刘）

刘医生：你为何如此看我？

周铁牛：我在想……

刘医生：想什么？

周铁牛：（落泪）想我爹。

刘医生：记住仇恨，不要落泪。人死了是想不活的呀！

周铁牛：我想我爹以前说我们家住过两个红军。

刘医生：你爹怎么说？

周铁牛：我爹说：有一次我家住过一个李区长，带一个通讯员小刘。一天早上李区长叫小刘去山那边送信，出门走不远，发现一大群

蒋匪军向我们村子开进。小刘想转回来报告又来不及。他向敌人开了枪，李区长听见枪响，急忙装着放牛的走出村，我爹背着粪筐走在李区长前头。我爹看见小刘伏在坟堆一边，左右开枪，敌人一个个象树段子似的，倒在路两边。小刘枪法好，胆子大，打得敌军哇哇怪叫。后来敌军发现小刘这边总是一个人打枪，于是拼命冲上来，小刘又机智地从麦田沟里爬到另一个方向，他看见敌人，敌人看不见他。匪军连长怪叫一声：“给我冲过去搜！”有一个匪军在麦田里转了几个圈对连长说：“报告连长，红军跑了！”匪军连长狂怒地骂：“你们都是饭桶！给我追！”另一个匪兵追到我爹跟前问：“老头子！是谁打枪？”我爹说：“是我的粪筐！”匪兵又问：“打枪的人？”我爹说：“我是种田的人。”匪兵气急地说：“打枪的红军？”我爹说：“红军上山去了。”当时匪兵掉头往西山跑去了。就这样，小刘和李区长才脱了危险。

刘医生：（激动地、紧紧地握住铁牛的双手）周兄

弟，你爹说的小刘就是我，感激他老人家
救了我的性命！想不到他被恶霸地主害死
了，我们一定要给他报仇！

周铁牛：（惊喜）真的，你就是刘大哥啊！？我的
好刘大哥，你怎么不当红军要去行医呢？

刘医生：（唱）周兄弟说话不要高声，
恐怕墙外有行人。

〔铁牛示意冬妹站在门外观动静。〕

刘医生：（接唱）

我有重任担在身，
特地来找大恩人，
谁知恩人遭惨死，
更不知兄弟落火坑。

周铁牛：（唱）刘大哥呀刘大哥，
求你救救我铁牛，
我好比一只小羊羔，
活活落在豺狼窝。
豺狼吞了我一家人，
我满怀仇恨似烈火，
立志要报父母仇，

仇恨不报不罢休！

我要跟你投红军。

你到那里我跟你走！

刘医生：（唱）周兄弟苦大仇又深，

要投红军我欢迎。

红军是人民子弟兵，

红军是人民的救星。

红军不但要报仇，

更是为了消灭三大敌人闹革命！

周铁牛：（天真的）刘大哥，什么叫三大敌人呀？

刘医生：三大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象王有道这些恶霸地主阶级，他们剥削压迫穷苦人民，逼得大多数人民活不下去，所以共产党领导我们闹革命，红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周铁牛：行！刘大哥呀，我就是痛恨这些狗娘养的，我要跟你投红军，革这些豺狼虎豹的命！你带我去革命吧！

〔冬妹听见铁牛要走，急忙跑进：“牛哥，你走我也要走！”